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歷代碑誌集成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

歷代碑誌叢書

第十七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

歷代碑誌叢書第一七冊目次

陝西金石志三十卷附補遺二卷

〔民國〕武樹善撰

民國二十三年續修陝西通志稿排印本

一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四卷

〔清〕毛鳳枝撰

民國二十四年會稽顧氏石印本

四八五

雍州金石記十卷附記餘一卷

〔清〕朱楓撰

惜陰軒叢書本

七五三

陝西金石志卷一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一百三十五

金石

關中爲周秦漢唐故都文物之盛亘古未有當時崇德報功封山表墓銘鐘鼎而勒貞珉誠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陵谷貿遷風雨剝蝕埋沒摧殘者不能以數計其存而供人撫摩者不過千百中

之一二然居千百年後古人典章制度猶時時可以考見者六經而外厥惟金石三輔爲金石淵藪遠方人士宦學是邦偶獲斷碣

殘瓦莫不什襲藏之目爲瑰寶而歷來志乘概付闕如不特謬陋殆譏抑且數典忘祖矧文奇字古可以證六書之源流訂史冊之

缺謬文獻攸關實非淺趨畢秋帆尙書撫陝時有志復古著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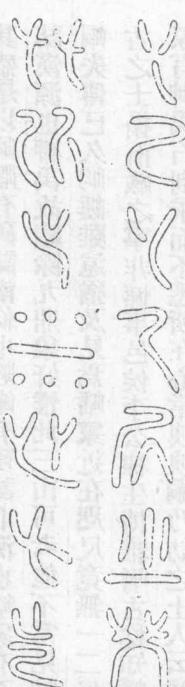
金石記一書而同時朱近漪復有雍州金石記之作既而黃虎癡

之隋唐石刻拾遺蔡兩田之關中金石記附記毛子林之關中金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上古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上古

一二



陽虛岩壁二十八字 佚
上古

一省文獻概從割愛以省篇幅窮朞月之力都爲若干卷類分件繫朗若列眉創前志之所無補諸家之未備煌煌乎鉅觀也如其地不愛寶執筆廣續以俟後之君子

金石一

版而略於吉金至於瓦當後出尤爲諸家著錄所未詳且黃毛兩書所取以唐爲斷宋元則等諸自鄙以下近年湖北山西新志採及宋元兩代已開金石新例其識解不可謂不宏茲編仿二志之例凡宋金元以來取其有關掌故者擇尤收入而明代之可徵者亦得參覩其間復以瓦當附其後視二志又加詳矣好古者觀之庶幾躋躇滿志無貴遠薄近之嫌亦史乘中一大快事矣清代最

近無取撰述遠徵各家之著錄近取士林之藏弆旁求販夫賈客而窮搜於古刹荒壠凡得金若干種石若干種瓦若干種以年代爲次第其文散見於各家專書者記其崖略其後出而未經彙錄者載其全文至於文辭點畫剖別妍媸人望皆勤考訂訛謬茲編未遑暇及若夫戈矛劍鏡泉刀印鏡皆金石家之別派支流非關



金石文字解曰按河圖玉版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二十八字景刻於陽虛之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帝垂命皇辟迭王其餘二十字斯不能識

右陽虛山石室二十八字爲道光辛巳邑令王森文所摹勒上石者也相傳古文鑄陽虛山陰岩上即倉史受書故址每皇華

過境必揭印若干紙擋持以去而官吏督責工役驩然民甚苦

之一夕雷雨大作居人乘機縱火焚之金堂陳爾弗宰惟時於

舊志附刻八景各繫一歌其陽虛鳥跡云近民勞役苦年年澆

油縱火滋辣手字頽山烈石成灰此役民間從此否蓋記實也

至李斯曾識八字之說南昌朱鳳英詩曰軒皇受鳳圖記載文

扈山倉頡廿八字鐫勒萬仞間鸞鳳互軒翥蛟螭相紐盤聞道

秦李斯摩挲窘且艱詔能識七八恐藉欺愚頑是在昔人已疑

而攻之矣嘗閱淳化閣法帖五卷釋文一編於二十八字則明

注曰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明左互从家受赤

水尊戈干斧圭云云則非一家私言也今考淳化三年諭旨與

舉蘭署本朱家標識本韋廣文釋文徐朝陽嘗彙爲一編他文

或有異同而此二十八字則同然一辭可謂信而有徵矣惟倉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上古

三

頡造字用代結繩洩兩間之秘肇六書之宗永宜鬼神呵護乃不幸付之一炬可慨也夫洎王森文宰惟始於民間搜得真本

鳩工摹鐫建碑邑西十里之黑潭街附近陽虛用志不忘而風

雨剝蝕漸就澌滅至光緒四五年間邑令訥敏伊允楨先後於

縣城東隅創建倉聖祠始昇而置之祠中以便永久守護焉

碑

華桂

按倉聖觀鳥獸蹏迹之跡以造字是借觀爪跡有所增益名之曰字以代結繩耳此赤甲青文點畫縱橫較更周密倉聖觀之如何讀法則失之靈蓋其時尙無字何識不識之可言無論李斯欺世即閣帖釋文亦借鐘鼎古文以揣測耳何可據爲典要惜原石久燬不得見五千年以上之故物而依稀髣髴猶見萬

嶓冢禹碑

夏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上古

四

南條之水江爲幹惟漢與江並稱嶓冢其源也漢之源不容一葦江之源僅可濫觴至於奔放肆大則勢亦不甚相讓故書岷嶓既藝又曰江漢朝宗於海昔禹治水績用攸成則勒石以記

古之士搘而藏之寧非憾事邑侯李公棟生博雅嗜古稔知嶓冢有神禹石刻求而不悉所在心常懷悵嗣乃訪之土人云嶓冢山徑窄而奇險由山脚攀附而上約十里至山腰洞中有石突岀圓滑似牛背鄉人謂之石牛上鐫古文光怪陸離不可辨

識水從尾下瀉出細纖如蓋其聲鏘鏘然似鳴筑天將雨則聲大似鳴角風猝動則牛腹狂吼似轟雷四面飛流激射又似潰瀑頂上時有雲氣非甚晴不畢露至者心常惴惕雖甚好之有不能致者焉先生慨然曰歐陽文忠公云凡物皆聚於所好予之所好得非葉公之好龍與今知所以致之矣爰擇好遊之士

携小奚奴負鉢鋤酒榼以從之凡三往返乃致而得之後以原搨勒之貞珉堅之學宮以餉後進庶可與岣嵝崆峒並垂不朽喝棲爲跋書其大畧如此至繙釋音義則俟諸博雅君子古

褒州李志棲敬跋

按陝西禹跡有三一在西安碑林係康熙中毛會建以岣嵝碑摹勒者一爲耀州摩崖高廣各五尺字徑五寸磨泐及半僅餘四十字以岣嵝相較大異而小同聞係明人某摹寫岣嵝而鐫於崖者至摩崖禹跡在山腰深洞中漢源出其下人跡罕到故四千年無發明者字徑九寸僅得八字其餘是否磨滅不敢臆斷瞪目不識一字而天竊奇偉狀若雲中之龍絕非後人所能譌作攷摩崖有禹碣衡山有禹碑淳化閣帖有禹篆其他會稽大酉亦有禹跡留遺且輿地志云江西紫霄峯下石室中有禹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五

刻篆文七十餘字止鴻濛濛余乃擇六字可識汪師韓韓門綏筆云今岣嵝碑亦屬摹本其真者在一山洞內須人仰臥搨之而知之者少觀此與摩崖石刻頗相類蓋禹隨山刊木足跡所至刻石紀事亦屬恒情故其跡著於名山者甚夥惟刊於明顯者早就剝蝕其幽遠而或鐫於貞珉乃能歷久不泐况摩崖導漾岷峨既藝乃禹親歷之區勒銘固宜有何疑之可言卽岣嵝碑亦南宋發現歐趙諸家皆未著錄今則到處摹刻豈後數百年竟無不發之闕邪春秋之法見聞異論亦各登載矧煌煌禹跡可以前無記載而疑之用特揭出以廣異聞併論及西安耀州兩刻以明乘取之嚴

殷

莫謂禹金石錄

憲鼎

存

憲齋集古錄釋文

𠂔乃師衆覩王爲周憲錫貝五朋用爲宗器鼎敦其用享𠂔疑𠂔之古文𠂔合三字相對許氏說△三合也合从𠂔口此从𠂔象𠂔口形如器之有蓋合則口在下𠂔則口在上或古文有作△者後人變从戶非本从戶也黎疑見字之繁文或作覩微子名𠂔疑爲微子器古鑄集

陝西金石志 卷一

六

按鼎高八寸餘深五寸徑八寸餘有銘二十八字於同治初年出土吳清卿方視學秦中購得之欣幸異常更號憲齋輩運回籍歿後歸於陶齋

子父己鼎

快

按鼎高一尺徑四寸七分文曰子父己通身蒼綠水銀浸滿身細花爲雷文大花隆出者爲饕餮形長安謝氏藏器今佚

丁侯鼎

快



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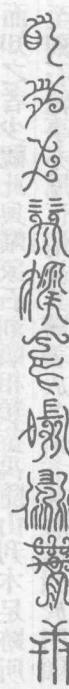
丁侯用吉金作朕皇考寶尊彝故對揚天子休命

按太公賈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畫其像於策射之丁侯懼請舉國爲臣虜此鼎得於甘谷之西岸巨壕中鼎高三尺雷回雲紛色澤甚古蓋上跨一異獸句陳辟邪之類也相傳有鬻賈以錢十緡購之去嫌銘字模糊剗而深之而廬山之面目失矣鼎乃商器而銘詞已近於周蓋朝周以後有吉金之賜鑄鼎以薦其祖廟所謂天子者蓋武王也

乾州志

比干銅盤

伏



陝西金石志 卷一 段

釋文

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

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

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

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

一作靈一作寧茲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

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李朝儒遺人於鳳翔府破

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獻之於朝道

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儒退出其盤然則

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卽其爲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

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

周正金石文字記

按一統志及金石志以爲偃師有比干墓銅盤銘所謂比干墓者非殷比干乃漢何比干也偃師志何比干汝陰人漢武帝時廷尉墓中以銅盤爲誌出於唐開元中後傳自汝刻延祐間王公悅摹石張淑記之明周思宸又重摹上石

石節偃師遺文記

案此盤之出鳳翔墨莊漫錄號年人地紀載詳明惟墓名有誤致令議論紛歧年湮代遠傳聞異詞存而不論可也

乳彝

一铁

扶風田者見河岸土崩鏽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中有古文莫能辨識鑿師席姓出千錢易之偏詢

博古家曰此殷家之乳彝也古文爲祖丁二字

引鳳翔志

言父癸彝

存

陝西金石志 卷一 段

八

釋文



右銘按攷古云藏京兆呂氏上一字曰言者名氏也爲父癸作

此尊彝然彝字極古王楚云彝以虎頭爲文古彝象虎首此彝

本如虎首耳

內氏
彝
通
鑄

析子孫父丁敦

存



是敦爲蒲城楊信卿舊藏持以贈余析子孫三字下有父丁二

字父廟之第四器也是敦小而精似商器

古
敦
集

虎形敦



是商敦有方座蒲城楊氏藏有一器一蓋余借拓焉余又得一
蓋作虎形者即古之虎彝也鳳翔出土時原有二器四蓋

急齊集

此皆急齊按試西安時所得出土時有蓋無器

急齊集

虎形敦蓋一

存

虎形敦蓋二

存

此皆急齊按試西安時所得出土時有蓋無器

急齊集

立戈鼎

存



按鼎高二尺二寸文在內爲立戈形通身雷文晉際出爲蓋

蓋形色純白爲鳳翔周氏藏器

急齊集

陝西金石志 卷一般

九



按鼎高二尺三寸闊圓三尺四寸口內有文爲立戈形通身純
白雙耳俱爲扉首有環無花紋舊爲三原薛氏藏器今佚

立戈形鼎

佚



按鼎高二尺二寸闊圓三尺三寸口內有文爲立戈形晉際有

蕉葉鑿葵花紋雙耳俱爲扉首有環舊爲三原薛氏藏器今佚

又按歷代相傳彝器強半出自關中誠以古之畿輔寶物自多
且土脈高燥歷久不壞惟地瘠民貧無人出重資以保存偶有
一器出土販賣深閉固拒不令人聞知竊載赴京或東南以求
善價往往天下喧傳而秦人尙懵然罔覺若毛公鼎善夫克鼎
季子盤者不一而足也昔劉原父著先秦古器記劉燕庭著長
安獲古編皆明言物之所自加以考論而近日急齊集古錄陶
齊吉金錄所得古器半由秦中然誇多門庭出處多不明白爲
時既久盡有明知之而不敢認爲吾省故物者茲志所載僅就
確有寶據及舉舉大者登之稍涉含糊概從割愛以祛冒濫之
譏良可慨也

周

智鼎

存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十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book. It features a grid-like arrangement of characters, each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frame.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variety of scripts, primarily seal script (篆书) and cursive script (草书), demonstrating the artistic range of the calligrapher. The strokes are bold and expressive, with varying line weights and ink saturation.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balanced and visually appealing,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book design.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十一

陝西金石志

十一

卷之三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魯王太若曰智命女更乃
祖考治卜事錫女赤環用事王在遷居井叔錫智赤全璣智
受休王智用絲金作朕文考軌伯羣牛鼎智其用祀子子
孫其永寶

佳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異敢事及小子徵呂限
訟于井叔我旣賣女五父用匹馬龜絲限訟曰比則畏我賞
馬效畏復乃絲效父乃訟徵曰于王參門木枝用責
賣絲五夫用百爰出五夫罰乃又君衆豈全井叔曰在王
乃賣不造智母畏于比智則拜稽首受茲五曰日恒
日龍日日視事爰呂告比乃畏呂智尊及羊茲三爰用到
茲及智乃每于比舍徵夫五秉日在尚畏處乃邑田田比

則畏復命曰諾。昔饋歲匡衆及臣廿夫寇賈禾十秭臣匡

季告東宮乃曰危乃及乃弗退女匡罰大乃讒百子智用五田

用衆一夫曰益用臣曰勇。曰鄭曰用茲四夫諧首曰余爽乃

則寇

不丐

余智或曰匡季告東宮智曰在唯朕賞東宮乃

曰賞賈禾十秭遺十秭敢廿秭孰或賞則

卅秭乃或卽智用

田二又曰

用卽智田千日乃五夫智受匡世秭

右共四百字缺者三十三字存者三百六十三字未詳者六字

鼎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者是

也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忽赤環赤全璫等而用金作牛

鼎以祀文考羌伯也第二節則匡衆寇忽禾十秭忽告東宮因

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乾隆戊戌歲巡撫畢公得於長安

屬玷爲釋文土花歷錄不盡識也既命工鏤剔字蹟顯露因以

偏旁證之古籀而可辨者咸得焉若夫字畫難稽或磨泐未析

則從闕疑之例云

記 塗

戈扶鼎

作



阮氏積古齋釋文
扶作寶鼎呂蓋文同

右戈扶鼎蓋器銘各五字據程龜齋手稿本摹入其器純素尚在關中按戈扶作器者氏與名春秋傳夏有戈國其受氏久矣

陽鼎

款識器

阮氏積古齋釋文

陽作寶鼎孫子寶其萬年

善夫克鼎

器

陝西金石志

卷一

十四

右陽鼎銘十字據程龜齋關中搨本摹入按陽作器者名

齊古

銘



陝西金石志

十五

陝西金石志

十六

陝西金石志

七

陝西金石志

大

克曰穆朕文祖師華父少齒乃心寧靜于猷淑哲厥德肆克聖

察齋集古錄釋文

保乃辟鑿王諫辭王家患于萬民口遠尤執肆克稽于皇天璉于卡口口口跋錫釐無疆永念于乃孫辟天子明哲顯孝于申至念乃聽保祖師華父獻克王服出內王命多錫寶休不顯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辭周邦畯尹四方

王在宗周旦王格穆廟即位饑季右善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尹氏冊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命女出納朕命今余惟齋慕乃命錫汝黼黻參同第也錫女田于埜錫女田于涇錫女井家梁田于既日乃臣妾錫女田于康錫女田于匱錫女田于博原錫女田于寒山錫女史小臣爾鼓鐘錫女井壺鑿人勦

錫女井人奔口彙敬夙夜用事勿濁朕命克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文祖師華父奠寶斂克其萬年無疆毛孫

永寶用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十九

按是鼎高四尺餘重六百斤內有文一百八十餘字光緒十六年秋扶風任村任致遠掘土得之由蘇子貞運歸潘文勤公此鼎發現之處若土室然共得鐘鼎尊彝等器七十餘惟克鼎暨四喜鐘爲最大鐘文亦二百餘字惜未詳轉移所在耳

善夫克鼎

存



憲齋集古錄釋文

佳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邁正八自之年克作朕皇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用鼐朕辟魯休用介康獻屯右眉壽永命靈終萬年無疆克其子孫永寶用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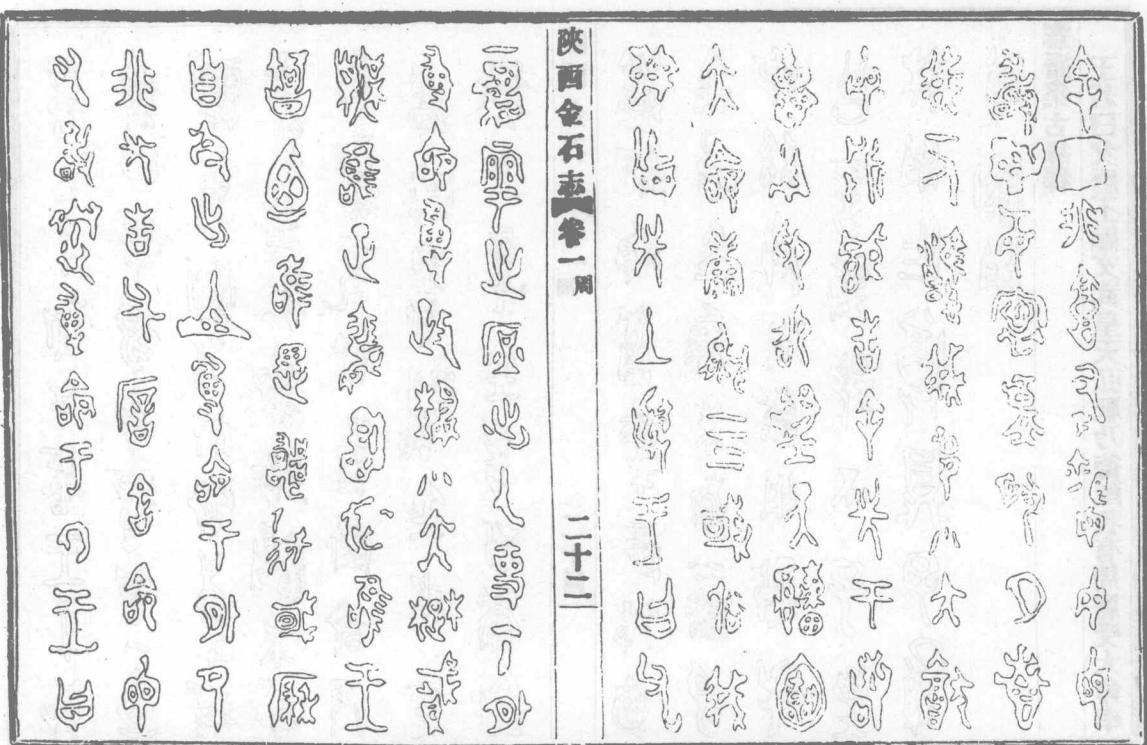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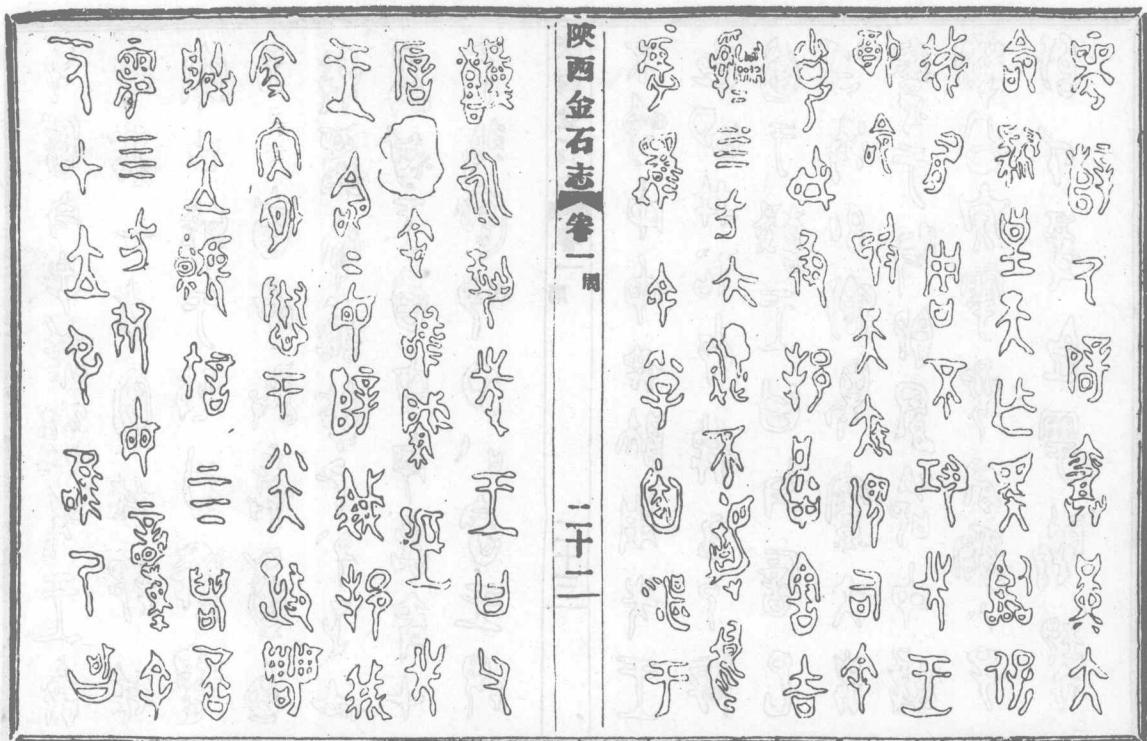
二十

按是鼎高二尺餘銘文七十字其出土亦在扶風附近較前鼎爲早爲吳憲齋所得

毛公鼎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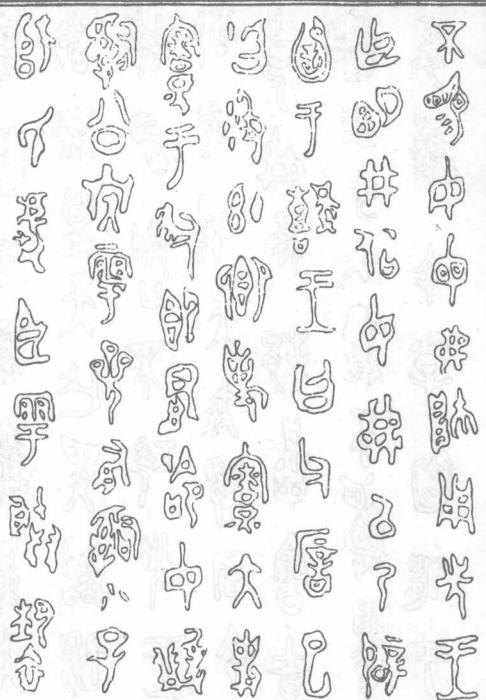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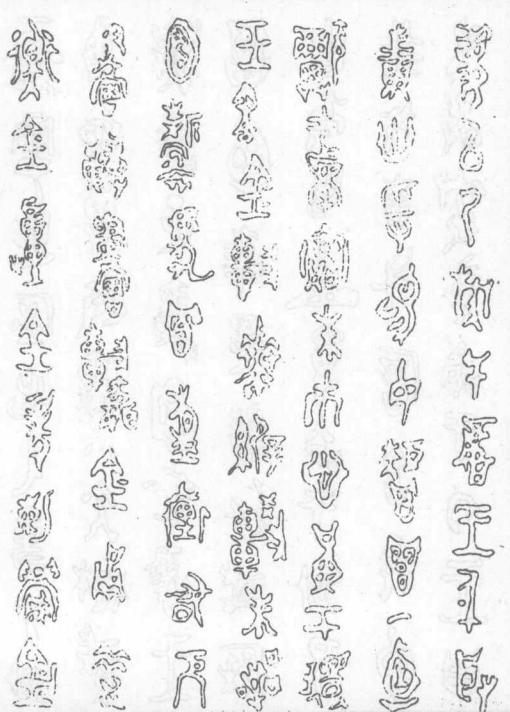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二十三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二十四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二十四

王若曰父曆文武皇天弘厥乃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

憲齋集古錄釋

襄不庭方罔不閔于文武耿光唯天庸集乃命亦唯先正克群
乃辟勞勤大命肆皇天亡數臨保我有周不巩先王配命愍天
疾畏司余小子弗及邦庸害吉翻劙四方大從不靜烏虞趙余
小子家湛于贛永奉先王王曰父眉余唯肇至先王命命女
辭我邦我家內外憲于小大政嚮朕位號許上下若否粵四方
厥母勤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余非諱又昏女母敢妄寧虔夙
夕惠我一人離我邦小大猷母折穀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
天續造大命康能四國俗我弗作先王顥王曰父眉粵之庶出
入事于外專命專政執小大楚賦無唯正昏弘其唯王智迺唯
是喪我國麻自今出入專命于外乃非先告父眉父眉含命母
又敢憲專命于外王曰父眉今余唯續先王命命女亟一方疚
我邦我家母顧于政勿離遠庶 賽母敢翼臺迺秋鰥寡善教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二十五

乃友正母敢酒于酒女母敢烹在乃服造夙夕敬念王畏不賜
女母弗帥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目乃辟百于贛王曰父眉已
曰及茲卿事寮太史寮于父即君命女駿嗣公族學參有嗣小
子師氏虎臣粵朕娶事呂乃族扞敵王身取賦世爰錫女鸞邑
一廬鄉主鬲寶朱市蕙黃玉環玉琰金車華轡朱轡弘轡虎
韁熏裹右冕畫韁畫韁金甬鍍衡金壘金簾彌魚龍
馬四匹攸勒金觴金膺朱旛上錦錫女絲弁用歲用政毛公眉
對揚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秦中出土銅器不可枚數要以虢季子白盤孟鼎毛公鼎三器
爲最。一時罕有其匹。盤出寶雞村人以之飲馬徐傳兼明府變
有孟鼎乃岐山宋氏物。周兩蔡明府廣盛棄奪去而蕉逝鼎復

空格二字前半尙隱隱有闕自來文字之多無逾於是者咸豐
壬子蘇億年載入都時陳壽卿尙供職詞館以重資購藏秘不
示人初出土時余在秦會拓存一紙顧不緻壽卿復拓贈一紙
此外無獲睹者李竹朋爲余裝池逐分去其一同治壬申潘伯
寅始見之愛弗置屬胡石查鈞摹鑄版以傳洵大快事余乞榻
十餘紙分餉同好都人士尙有疑其贗者余亦不與辨也

鮑氏
古

毛公鼎小而字獨多半在最深凹處斷非近人所能爲作拓出
則紙凸起非裁翦不能付裝文屈曲如環翦帖之則神致已失
余寓秦久與蘇兆年張二銘輩時相見凡作爲之器亦不復諱
如葉丈東卿之逐斂謀鼎補鑄百餘字即余所目睹者是二鼎

陝西金石志

卷一周

二十六

文字實出土時所有而近日都下疑者紛紛宜壽卿有一言以
爲不知之概與

鮑氏
古

伏生所傳今文尙書二十九篇內周書二十篇大篆以大誥爲
武王之命漢儒誤讀文王爲寧王遂謂大誥爲周公攝政時作
大篆據文義以攷正之大傳列大誥於金縢之前是也康誥稱
朕其弟小子封又稱寡兄鄭康成謂周公代成王告康叔之文
後儒疑之律以毛公稱父之例既云王若曰即當稱父不當稱
小子封矣二十篇中惟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七
篇爲成王時作今得毛公南公二鼎文同爲成王之誥大義微
言斯文未喪使當日孔子見之必錄入周書在不刪之列且今
日所讀經典由篆變隸由隸變楷屢失本真非復從前漆簡文
字不圓二千九百餘年周初寶器至今完好文義篆法穆然想

見鎬洛遺型自宋以來金石家所收古器無此典重命辭齊鐘
習鼎頌敦虢盤均不足與相埒因釋其文用西人石印法傳之
爲海內學者廣其見聞籍資攷證惜阮文達公之不及見也毛
公鼎爲濰縣陳壽御丈介祺所藏拓本至不易得尤爲可寶

舊題

錄古集
按是鼎咸豐八年出土由爛銅鋪在鄉間收買運省以備鎔化
爲蘇億年督見以市錢六十千購得之運京出售希世之寶乃

得流傳蘇賈固以居奇爲計而有功於金石不少也

孟鼎

孟鼎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二十七



陝西金石志 卷一

二十八

